

# 一顆巨星的殞落——悼李潼

旅美文字工作者 ◎ 丘 引

「李潼走了！大家到羅東去送他。」

陳木城（兒童文學作家，也是建安國小的校長）的電子郵件上赤裸裸的寫著。

真是晴天霹靂，怎麼樣也不敢置信啊！我的淚水倏倏的滑下臉頰，17歲的女兒靠過來，無聲的拭去我的淚水，但更多的淚水繼續掉下來，怎麼也阻擋不住。

不知怎麼搞的，每次陳木城越洋寄來的郵件，不論是寄信人或寄信主旨上，都是長長的問號？？？，因此，在擔心電腦中毒下，我每次見到類似的問號郵件，總是先殺了事，唯獨這次，每個字都那麼清晰的呈現在我的電腦上，是李潼要讓我知道他走的事實嗎？

坐在電腦桌前，我的記憶回到和李潼在他羅東家見面的情形，一幕幕如昨天般。我趁著到宜蘭演講時，專程去拜訪他，目的是要謝謝他寫了那麼多的少年小說，讓我的兩個孩子在兒童時期和少年時期不那麼的慘白。我的兩個孩子愛死了他寫的《再見天人菊》和《少年噶瑪蘭》及其他的小說。我也一樣！

李潼擔心我找不到他的家，特地到樓下來等我。高高的李潼，在巷口一眼就瞧出來，我猜他有180公分左右，身材看起來壯壯的，人長得超帥的，是那種女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。

要說李潼，其實很簡單，他不恃才，也不傲物，他比自己的親哥哥還親切、熱情和慷慨。和李潼，簡直是一見如故。我笑稱這

是兩個鄉下人的見面，因為我們的特質和做法，都很鄉下人，而我們也的確都出生和成長在鄉下。

李潼如嚮導，熱情的導覽著他寫作的書房，給我看他閱讀的書，以及他每次到外國旅行時的蒐集。李潼是一個愛旅行的人，信手拈來，他就講了一大串的旅行際遇故事給我聽。

「妳看這個大玻璃罐，裡面有許多的紙條，這是我寫作的法寶。每次當我有一個想法或點子，就把他們寫下來，然後放到這個罐子裡。有一天，當我要寫作時，就往罐子裡抓，這是我寫作上最不可缺少的一部份。」當我們談起寫作時，李潼既不矯揉做作，也不藏私，那的確是寫作的好方法，後來我學了他，在自己的書房也放了一個玻璃罐。

「丘引，妳看我的稿紙，我現在還是手工業，還是用我的手寫稿，我很享受用手寫稿的感覺，很真實，也很有成就感。當我一個格子一個格子的寫時，我的小說人物，就像在我身邊一樣。」李潼一方面給我看他的手稿，一方面得意於自己在變中求變，又達到不變的境界。

我很早就用電腦寫稿了，所以，很享受用電腦寫稿的快速度，尤其是電腦在修稿時的方便和環保，只要手指頭在箭頭上動一動，稿子就修改完成，多美妙啊！我很熱心的對李潼說，用電腦寫作有多少的好處和便利。

「當我改稿時，絕對不揉掉紙張，我覺



得揉掉紙張是作家很不好的行為，破壞環境太大了。妳看，這是我修正的稿子，我用剪貼的方式，一個個剪，再一個個的貼，這個過程很好玩耶，就像小朋友的剪紙遊戲。所以，作家寫稿是很好玩的事情。」

「最重要的是，在剪貼的過程，也學習修身養性。寫作既好玩，又有收入，還可以修身養性，這是作家最與眾不同的收穫。」李潼得意洋洋的說著。

李潼是一個很會說故事，也很愛說故事給朋友聽的人。一個小小的蒐集，就是一串串的故事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他是那麼的細心和乾淨的人，他愛做家事，愛下廚，也很愛聽人家說故事，所以，我說了一些在外國自助旅行的故事給他聽。

李潼是最稱職的「職業作家」。因為他是一個自制力很強的人，每天定時寫作，就像上班一樣。李潼也是一個很可愛的人，是很樂觀個性的人，他覺得當作家是再好不過的職業，「寫稿有稿費收入，寫書時又有書的收入，書可能被改編成戲劇，又有收入，還有，當作家，總有人會邀請去演講，又有演講收入，這樣一魚多吃，天下哪有比這個更好的事情？」的確，我也如此認為，因為我個人的很大部分的收入，就是來自於演講所得，而演講的邀約大抵是來自於書的出版，這些收入可以讓我去旅行，可以喝咖啡，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到今天，我還可以到美國來唸書，完全是拜作家這個職業所賜。

女兒見我傷心不停，放了李潼寫的歌「月琴」，「再唱一段思想起，唱一段思想起，唱一段唐山謠，走不盡的坎坷路，恰如祖先的步履。抱一隻老月琴，三兩聲不成調，老歌手琴音猶在，獨不見恆春的傳奇…

…」當鄭怡的歌聲環繞空曠的家，我好像看見李潼在唱歌，唱一首首他寫的歌，說一本本他寫的小說。

如果宜蘭有「李潼路」，一定可以帶動一些兒童閱讀，如果臺灣各鄉鎮都有「李潼街」，我們的孩子一定會問，「誰是李潼？李潼是誰？」然後，他們就有機會閱讀你寫的小說，唱你寫的歌，他們更進一步了解鄉土，了解他們自己，他們將不會失去他們的根。當我同李潼這麼說時，李潼笑得很開心。

「有一天，我相信臺灣會有李潼紀念館或李潼博物館，因為你的小說，給了這麼多土地的養分。因為你的小說，讓孩子們找到尊嚴。」我同李潼說，當初我和我的孩子們一起閱讀《再見天人菊》時，我們都以為李潼就是道地的澎湖人，因為只有當地出生、成長的人，才懂那麼多小島的特殊性。後來，我們讀《少年噶瑪蘭》時，我們第一次知道平埔族，也第一次知道噶瑪蘭，我當然更驚訝於我出生、成長的小鎮，居然也是平埔族的部落，一個叫做「他里霧」的地方。後來，我更認識了一些平埔族的各個支族的後代，還參加了一些平埔族的活動。這都是後來延伸出來的概念。在這之前，我對臺灣族群的認識似乎是在我接觸到的範圍內。當然，《少年噶瑪蘭》又讓我們誤以為李潼是宜蘭的人。「只有在宜蘭出生、成長的人，才會對噶瑪蘭如此深入的認識。」我們在閱讀這本小說後一起討論，所得出的結論是如此。當然我們也反駁了自己的推論，因為我對自己出生長大的小鎮一無所知。

我還記得他請我到羅東的自助餐館吃飯，我們端著盤子，在眾多的宜蘭特色食物中瀏覽時，他知足的樣子，看起來像一個可

愛的孩子。

去年在離開臺灣之前，我得知李潼得了癌症，但我拒絕這個訊息，我以為只要拒絕，他得癌症的事實就不會成真。沒想到才一年多，癌症折磨他，化療讓他受苦受難，然後，他走了。

2004年12月20日的早上7點，李潼在宜蘭羅東的家長眠了，才52歲，他的著作包括少年小說、兒童故事、散文、劇本及詩和翻譯成外文等逾百本著作，還有近百首的歌謠。「臺灣的兒女」系列，預計寫96冊，目前完成出版有16冊，另《魚藤號列車長》已完成初稿十萬字，只剩最後三萬字即可出版，預計要寫的長篇小說《南澳公主》我們將無緣見到。李潼是最愛的少年小說作家，因為他的作品貼近我們的土地和生命，也貼近我的心坎。

#### ◆李潼檔案

李潼，1953年出生於臺灣花蓮，定居蘭陽平原，專事寫作。

出版文學作品八十多種，包括《少年噶瑪蘭》、《屏東姑丈》、《相思月娘》、《蔚藍的太平洋日記》、《望天丘》、《秋千上的鸚鵡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）及《大聲公》、《再見天人菊》、《博士、布都與我》、《少年青春嶺》、《尋人啟事》、《少年小說創作坊》等。

曾獲重要文學獎48座：第十五屆國家文藝獎、第二十三屆中山文藝獎、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中篇少年小說首獎、第十一屆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、第三屆宋慶齡兒童文學獎（北京）、陳伯吹兒童文學獎（上海）。第六屆洪醒夫小說獎、第一屆楊喚兒童文學獎、第一屆九

歌現代兒童文學獎中篇少年小說首獎等等。

散文《瑞穗的靜夜》選入國民中學國文必修本第6冊（國立編譯館版），《迷你馬》、《臨時演員》選入國民小學國文課本（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版），小說《梳髮心事》選入大專國文選（幼獅版），小說《屏東姑丈》選入大學國文選（幼獅版），小說《少年傀儡師》選入高中國文課外讀本《文萃》（正中版）。《相思月娘》、《白玫瑰》英譯（中國筆會）、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韓譯（韓國釜山）、《水柳村的抱抱樹》日譯（日本福岡）、《帶爺爺回家》日譯（日本東京）、《大蜥蜴》德譯（德國漢堡）、《再見天人菊》簡體字版（安徽合肥）、《綠島柴口的新娘》英譯（中國筆會）。另有《屏東姑丈》改編40集電視連續劇（華視播出）、《水柳村的抱抱樹》改編90分鐘舞臺劇（高雄小番薯劇團）、《少年噶瑪蘭》改編92分鐘動畫影片（宏廣公司製作，公共電視發行）等。

作品以小說、散文和童話為主要，另有劇本、評論和報導。1970年代曾投入校園民歌創作，以賴西安本名發表歌詞百餘首，其中的《月琴》（蘇來作曲，鄭怡原唱）、《廟會》（陳輝雄作曲，王夢麟原唱）、《散場電影》（洪光達、馬兆駿作曲，木吉他合唱團原唱）迄今仍膾炙人口，流傳長遠。嗣後仍受邀寫成《預約人間淨土》（張邦彥作曲，李建復，黃大城，殷正洋三重唱，慈濟功德會發行）及《慈濟醫學院校歌》（李壽全作曲）等歌詞。

「臺灣的兒女」系列小說預計出版96冊，目前共出版16冊百萬字，由臺灣圓神出版社發行（編按：16冊書名，請參閱〈李潼著作及作品評論文獻目錄〉）。